

总第二辑

曹雪芹研究

北京曹雪芹学会 编

二〇一一年第二辑

中華書局



总第二辑

曹雪芹研究

北京曹雪芹学会 编 二〇一一年第二辑



中華書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曹雪芹研究. 第2辑 / 北京曹雪芹学会主编. —北京: 中华书局, 2012. 2
ISBN 978-7-101-08459-7

I. 曹… II. 北… III. 曹雪芹 (?~1763) —人物研究 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70171号

责任编辑: 朱振华

编 委: 段启明 胡文彬 李明新 位灵芝 张 俊 张书才
(编委以姓氏拼音为序)

主 编: 张书才

主编助理: 詹 颂 张平仁

编辑部主任: 位灵芝

编 辑: 雍 薇 樊志宾 殷 鑫 侯君梅

曹雪芹研究

第2辑

北京曹雪芹学会编

*

中华书局出版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北京盛天行健印刷厂印刷

*

787*1092 1/16 16.5印张 250千字

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5000册 定价: 30.00元

ISBN 978-7-101-08459-7

目 录

发现·研究

主持人语	张书才 / 1
致胡德平会长函	赵仲泉 / 3
《虚白斋尺牍》述论	樊志宾 / 5
《虚白斋尺牍》笺注(一)	张书才 樊志宾 殷 鑫 / 28
昌邑所见李士桢李煦父子史迹与文物	王伟波 / 85

纪念程甲本刊行220周年学术研讨会文章选刊

主持人语	段启明 / 107
程刻本《红楼梦》的两个版次与“第三种”版本	胡文彬 / 108
《红楼梦》后四十回应是高鹗补续	张书才 / 117
《红楼梦》序文新论	高淮生 / 131
作为续书的后四十回	张 云 / 142
新发现朝鲜史料中有关程伟元的记载	
——兼论程伟元生平资料的考索与研究	詹 颂 / 152
论《红楼梦》戩抄本之底本	
——兼与刘世德先生商榷	陈传坤 / 158

文化·艺术

- 祝贺第二届北京曹雪芹文化艺术节的昆曲演出圆满成功 吴新雷 / 174
- 有情有趣演红楼
——昆曲《红楼梦》折子戏小析 张 弘 / 176
- 从老北京民俗窥影《红楼梦》 孟庆先 / 184
- 《红楼梦》中的绘画 静 轩 / 196

人物·史料

- 北师大校注本《红楼梦》（程甲本）杂忆 张 俊 / 205
- 《富贵浮云》修订后记 赵清阁 / 222
- 赵清阁与《红楼梦》的未了缘 傅光明 / 225
- 关于正白旗三十九号“题壁诗”的一次鉴定 北京曹雪芹纪念馆 / 230

动态·综述

- 北京曹雪芹学会2011年年会综述 雍 薇 / 238
- 纪念《红楼梦》程甲本刊行22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殷 鑫 / 244
- 第二届曹雪芹文化艺术节综述 侯君梅 / 246

- 编后语 本刊编辑部 / 251

- 《曹雪芹研究》征稿启事 本刊编辑部 / 252
- 《曹雪芹研究》2012年主题征稿 本刊编辑部 / 253
- 《曹雪芹研究》订阅办法 北京曹雪芹学会 / 254
- 《曹雪芹研究》2011年总目录 本刊编辑部 / 255

发现·研究

主持人语

张书才

近几年来，李煦的祖籍——山东省昌邑市陆续发现了一批有关李煦及其家族的文献和文物，内容丰赡，弥足珍贵。从本期开始，“发现·研究”栏目将予以连续刊布，并酌情编发相关研究文章，以飨读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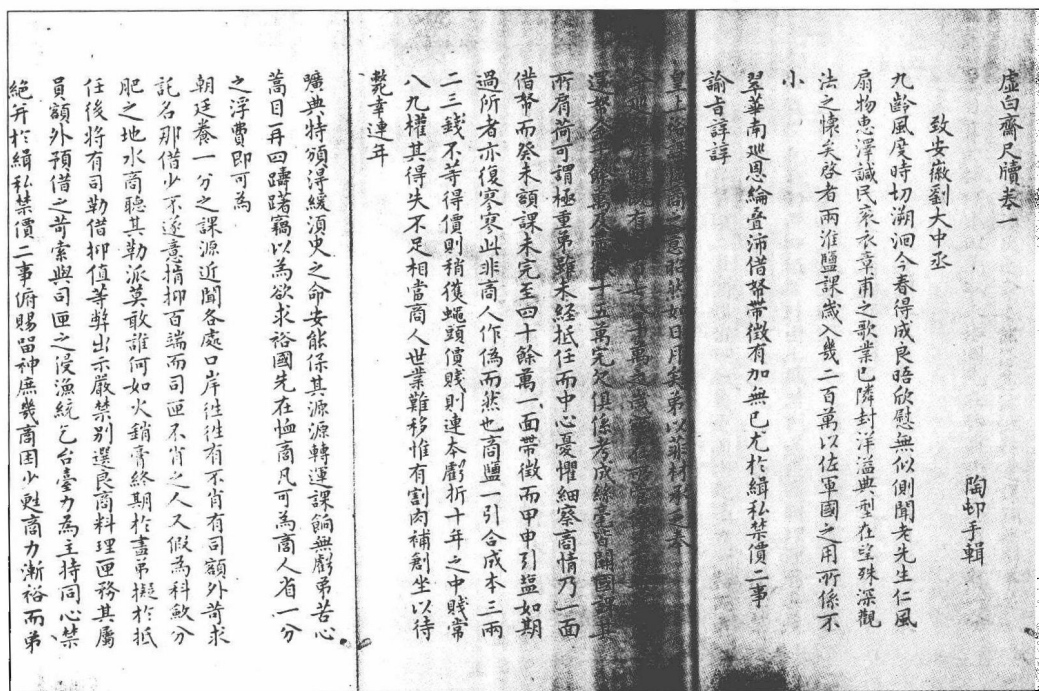
本期编发的昌邑市博物馆原副馆长赵仲泉《致胡德平会长函》、北京曹雪芹纪念馆樊志宾《〈虚白斋尺牍〉述论》二文，前者介绍了《虚白斋尺牍》的来龙去脉及其收藏复印本的情况，后者则就《虚白斋尺牍》的基本状况、真实性、价值及李煦与昌邑姜氏家族的来往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和探讨，以期有助于读者对《虚白斋尺牍》有个大致的了解。

李煦的遗著《虚白斋尺牍》凡二卷，现存书启316件、文2篇。经过初步的整理、校点、注释，将按照原件顺序先后，分期公布。本期公布的30件，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：一是李煦在康熙四十四年(1705)十月就任两淮巡盐御史前后，为整饬盐法、查缉私盐、稳定盐价等事致函准盐行销区的地方官员，表明心迹，请求支持；二是在缉私、处事、用人诸问题上与曹寅发生矛盾的内情及其原因；三是请托广东巡抚、琼州府知府等照顾提携时任感恩县知县的堂弟姜焯。这些书札，无疑为研究李煦的用人行政、处事风格及其与曹寅的关系，提供了在官文书中难以见到的具体而微、真切生动而颇具感情色彩的第一手资料。

本期还刊登了昌邑市博物馆副馆长王伟波撰写的《昌邑所见李士桢李煦父子史迹与文物》一文，披露了一批鲜为学界所知的有关李氏父子的文物和文献资料，如“李士桢暨原配王氏影像”“李煦生母文氏行乐图”“李煦射猎图”“李煦春游晚归图”“李煦四季行乐图”“李煦暨韩氏詹氏影像”，以及康熙三十六年(1697)刊本《姜氏世谱》、康熙六十年(1721)刊本《昌邑姜氏族谱》中所载李

士桢一支的谱系，李士桢、李煦父子所撰序言、文章等。此外，王文还对网上所传昌邑有李煦墓一说进行了辨析，讲了自己的看法。

这些至为宝贵的文物和文献资料，与《虚白斋尺牍》一起，已经引起了预知信息的朋友们的关注和重视，我们热诚期待海内外老中青三代学者对之进行深入研究，并赐予高水准的学术研究成果，我们将酌予优先发表。



《虚白斋尺牍》卷一第一件《致安徽刘大中丞》前半部分

致胡德平会长函

胡会长惠鉴：

我是山东昌邑的赵仲泉，就是《虚白斋尺牍》复印件的收藏者。我自从在1974年读到了周汝昌先生编著的《红楼梦新证》后，始知李煦是俺昌邑人。当时就暗下决心，一定在李煦的家乡寻找到有关《红楼梦》研究的资料。当时我在公社任团委书记，不管是在“文革”，还是在“农业学大寨”等运动中，一有时间就去废品收购站拣选旧书。为此我可真没少挨领导的批评和同事的白眼，还赚了个有封建意识和工作不积极的名声，其甘苦寸心自知。也是上天的眷恋，后终有所收获。

《虚白斋尺牍》我是在1988年从一个姜姓老农家发现的，他是徐州知府姜焯的后裔，孤身一人，有一女出嫁外村，生活清苦，但脾气古怪。经多次与他相商，后终答应我复印一份。过了几年我又去他家，方知老人早已去世。问是谁给他料理的后事，知是他的女儿。我又去他女儿的家，她说她父亲死后就把家中的破东西都拿去烧了。问及《虚白斋尺牍》的下落，言说从未见过。后我又多方打探，难寻觅踪。是被烧了，还是被别人取了去？我无从知晓，这个复印件我就把它保存至今。《虚白斋尺牍》的信息我发在互联网上近十年，未见有其回应者。

这次李明新来，我们合作得很愉快。后我听说是您委托她来办理此事，使我压力倍增，我把我收藏的李煦《狩猎图》和《携琴访友图》的照片送给您。请您鉴赏。

这几张照片大约是在1995年时发现的，它的过程是：在1950年昌邑水旱不收，是个大荒年，一村民没法度日，举家逃荒去了东北。他家老人在东北去世时告诉子女说：“若能回了老家，咱家的东屋山墙里藏有一些老辈留下来的好东西，我是听说，并未亲见，你可到时看看是些啥玩意。”到了改革开放后的1988年，山东比东北生活好了起来，他的两个儿子就从东北回了老家。因年岁过了太久，二人都忘了其父之嘱。1995年大儿要翻盖新房，突想其父与他说过的话，就先扒墙看看，见有一堆破东西，就没拿它当回事。后被一小贩花5000元买了去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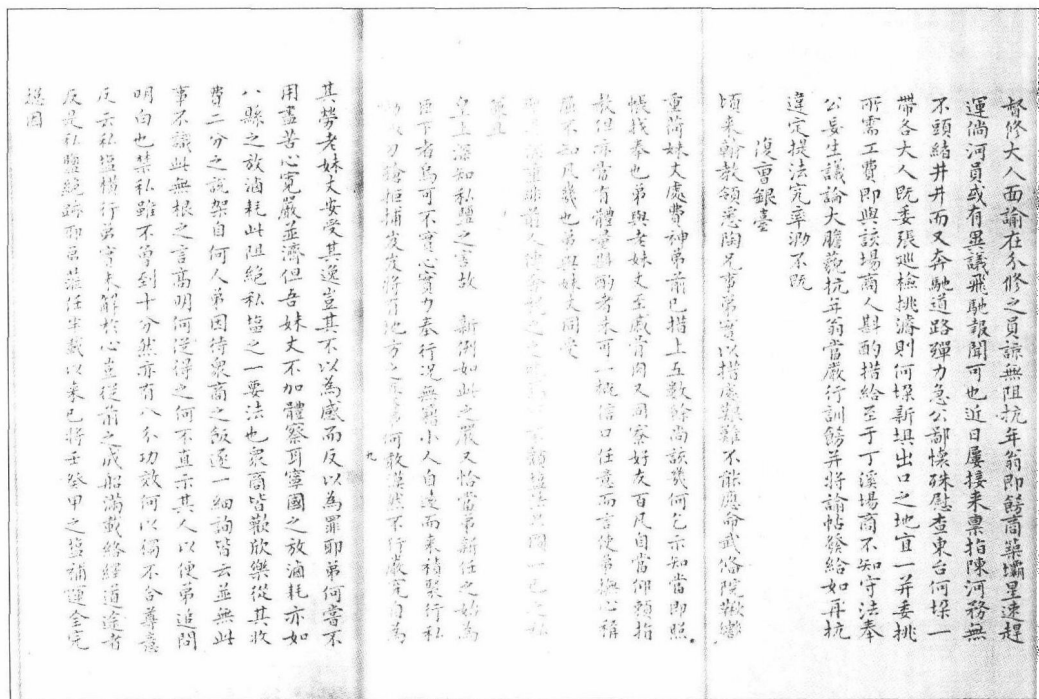
小販又被一有身份的人花12萬元買走。我聽說后就驅車前往，见到的有狩獵圖，長近10米，訪友圖為6尺，賞菊圖6尺，拜月圖6尺，還有李煦画像及誥命、敕命18份。當時驚得我啞口無言。無奈之時，苦苦哀求，並付出金錢代價，讓我拍了照片。因這兩張都有康熙朝名流題款，就要了大尺寸的，為的是看清上面的文字。照片我也僅此一份，今送給您了。

我已年過花甲，身心尚健。心中還有好多有關李、曹兩家資料的線索。因有在昌邑居住的条件，定努力探尋，願為紅學研究作出貢獻。

祝您康泰吉祥！

2011年3月29日昌邑趙仲泉拜上

趙仲泉



《虛白齋尺牘》卷一第六件《致曹銀台》前半部分

《虚白斋尺牍》述论

樊志宾

【内容提要】本文对新发现的李煦信札《虚白斋尺牍》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，从多方面对其真实性进行考证，认为《虚白斋尺牍》是近年来发现的规模最大、最有价值的曹学资料，对研究曹家家世、李煦及其家族与《红楼梦》的关系意义重大，对推动清代政治史、社会史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苏州织造李煦是康熙皇帝的近臣，曾与曹寅一起参与皇帝南巡接驾事宜，并奉皇帝之命，与曹寅轮流担任两淮巡盐御史。曹寅去世后，李煦还负责帮助曹家弥补亏空。正如康熙皇帝说的：“三处织造，视为一体。”^①因此，讨论曹雪芹家族问题，尤其是探讨曹家在江南的生活与境遇，李煦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。

李煦任职的苏州一直流传着关于曹雪芹的传说。早在道光十四年（1834），画家费丹旭到苏州，住在拙政园时，就听当地老人传说，雪芹因李煦的关系，曾住过此园，《红楼梦》中大观园景物中的某些特景即取材于此园^②。类似的传说，至近代在苏州地区仍有流传^③。

① 康熙四十五年（1706）七月初一日《江宁织造曹寅覆奏到口传谕旨折》，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：《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》，中华书局，1975年。

② 徐恭时：《那无一个解思君——李煦史料新探》，《红楼梦研究集刊》第5辑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年。

③ 徐恭时《那无一个解思君——李煦史料新探》载，1975年，吴新雷给徐恭时写信，曾到苏州访问苏州织造署遗址，“并听苏州人说，大观园是以拙政园为张本的”。冯其庸《关于李煦》云：“解放前我在苏州时，还听传说雪芹是生在苏州织造府的，还曾到过拙政园，因为拙政园有一部分房子是曹寅任苏州织造时买的，后来归了李煦。还传说，李煦很喜欢雪芹，因为雪芹聪明，雪芹则因为李煦喜欢他，所以常到李煦家来玩。”见《红楼梦学刊》1996年第4辑。徐恭时《芹红新语·记曹雪芹姑苏生活的传闻》称，曹雪芹出生于苏州堂祖舅李煦家中，少年时仍常随家人到苏州，住在李家的葑溪别墅，也住过祖父曹寅任苏州织造时购得一部分、后归李煦的拙政园，并游览苏州的风景名胜。见《上海师范学院学报》（社会科学版），1980年第1期。

曹雪芹研究二〇一一年第二辑

《红楼梦》中的大观园是否取材于拙政园姑且不论，但曹雪芹曾经到过苏州，并受到李煦本人及家庭成员、家庭收藏、生活氛围等各方面的影响，却是可能的。因此，了解李煦，会使我们从一个侧面加深对曹雪芹生活的了解。

与曹寅一样，李煦也是个藏书家，积书数万卷，文学素养很高，时人称他“上之窥皇坟，下遂逮子史。馀事为诗言，雅音被宫徵。银钩勤翰墨，烂烂光照几。岂徒风节殊，廷诤传谏纸”^①。不仅如此，李煦还善诗，书法有较高的素养，所谓“落笔为诗文，泠泠然有爽气，字有米友仁意”^②。

虽然李煦能文善诗，但是流传下来的诗文墨迹却很少见。可喜的是，李煦书信集《虚白斋尺牍》的发现，为曹学、红学及清史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而宝贵的资料。本文拟对《虚白斋尺牍》的情况进行介绍，并对其中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。

一、关于《虚白斋尺牍》

《虚白斋尺牍》的复印件发现于山东省昌邑市，系原昌邑博物馆副馆长赵仲泉的收藏。

《虚白斋尺牍》原件原收藏于李煦堂弟姜焯家族后人手中。1988年，赵仲泉从收藏者手中复印得一份。原收藏者去世后，《虚白斋尺牍》原件下落不明。赵仲泉收藏的《虚白斋尺牍》复印件就成为目前所知这一重要资料的唯一载体。

（一）《虚白斋尺牍》的基本情况

《虚白斋尺牍》共两册，每册一卷，纵24.5厘米，横11.5厘米。两册《尺牍》皆有封皮，上册封皮上书“虚白斋尺牍 卷一”，下册封皮上书“虚白斋尺牍 卷二”。

上册封皮内，首为“成达可序”，次为“虚白斋尺牍目”，其后方为《虚白斋尺牍》卷一的正文。“虚白斋尺牍目”云：

卷一：书一百一十九、启二十九；

卷二：书一百六十五、启六、文二。

① 汤右曾撰：《怀清堂集》卷一·叶十三《赠两淮巡鹺》之四。

② 李果撰：《在亭丛稿》卷十一《前光禄大夫户部右侍郎管理苏州织造李公行状》。

卷二“书一百六十五”下面写着“长焯、次焯”“燿三、煌四”字样。书写顺序自左至右，不同于传统时代由右至左的写法，因此，可知《虚白斋尺牍》上姜氏兄弟的姓名和排行，是近现代人写上去的。

“虚白斋尺牍目”后一页为正文，为“书”第一件《致安徽刘大中丞》，其前首书“虚白斋尺牍卷一 陶村手辑”。《尺牍》由此页开始编码，共80页，一页两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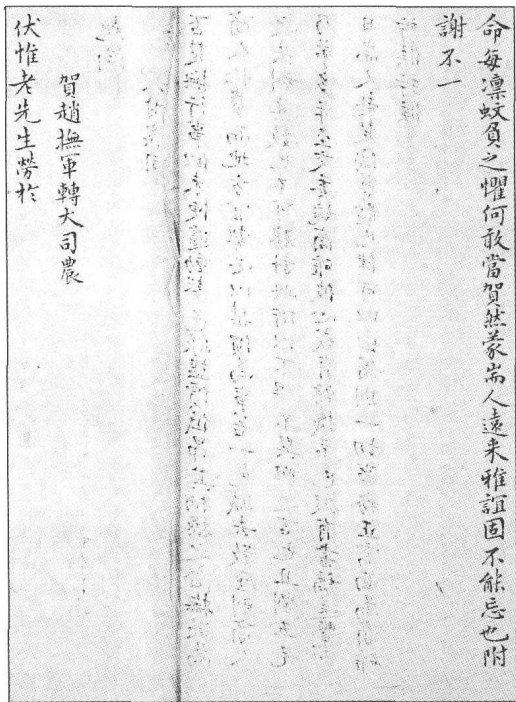
卷二封面后即为正文，首为《致两江署总制郎抚军》，其前首书“虚白斋尺牍卷二 陶村手辑”，由此页开始编码，共87页，亦是一页两面。

经查，《虚白斋尺牍》卷一现存“书”119件、“启”27件。卷二现存“书”“启”170件，文2件。

卷一页六八缺下半页、页六九缺上半页，此二处应缺“启”两件。如将此两件“启”计入，则卷一现存内容与“虚白斋尺牍目”显示的卷一内容一致。

卷二“书”“启”并未像“虚白斋尺牍目”显示的那样单独分类，而将“启”混入“书”中。以卷一所附“大小启”的体例来看，“启”系特殊日子（如他人寿诞、年节、升迁、丧亡之时）所写的礼节性“书”。经核查，卷二页一三下半页之《贺湖广鄂总制调川陕》、页二〇之《贺赵抚军转大司农》、页二二下半页至页二三上半页之《贺苏州高海防摄长邑篆》、页七一之《贺云贵蒋制台》、页七三上半页之《祝赵河院寿》、页七六下半页至页七七上半页之《贺赫督院母太夫人谕祭》等6件皆为特殊日子所作之礼节性“书”，应将其归入“启”之一类，如此计算正合“虚白斋尺牍目”显示的卷二含“启”6件的要求。

卷二页一九下半页处留有较大尺寸的空白（见上图），按照其遗留痕迹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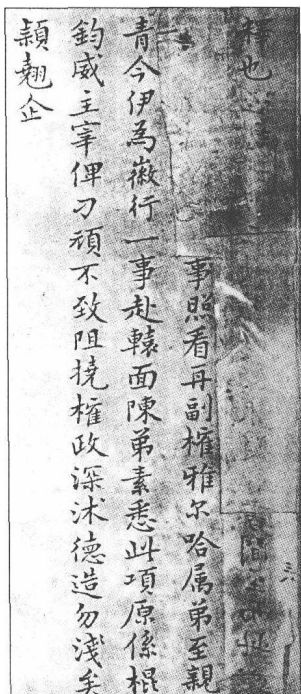


卷二页一九下半页后六行、页二〇上半页前二行被刀刮去及“透影”情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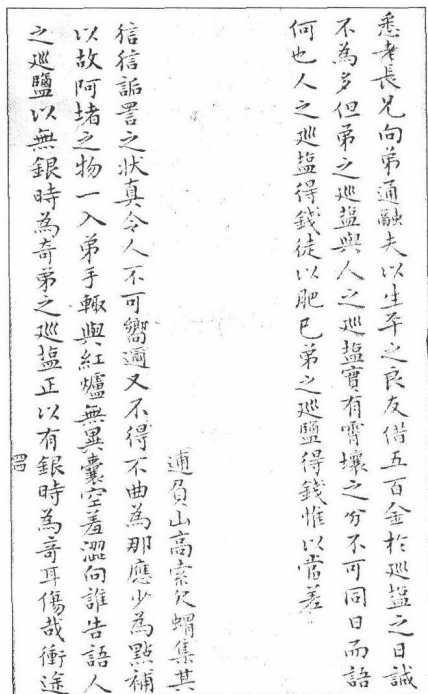
看，此处原有“书”一件，后因某种原因，将此“书”用刀刮去^①。如计入此件“书”，则卷二原收录“书”165件。

“虚白斋尺牍目”显示内容与《虚白斋尺牍》现存内容比较表

《虚白斋尺牍目》显示内容					备注	
卷一		卷二			卷一页六八缺下半页，页六九缺上半页，此处应缺“启”2件。	卷二页一九下半页处原有“书”1件。
书	启	书	启	文		
119	29	165	6	2		
《虚白斋尺牍》现存实际内容						
卷一		卷二			将卷一散佚之2件“启”、卷二刮去之1件“书”计入，《虚白斋尺牍》内容与“虚白斋尺牍目”显示内容一致。	
书	启	书	启	文		
119	27	164	6	2		



卷二页三八下半页处贴条刮改痕迹



卷一页四四上半页残缺部分

① 页一九下半页一件“书”被刀刮去，以致页一九上半页之“否楚抚……伫候、伫候”六行129字透过纸面，被反面显形到页一九下半页上。页二〇上半页也有二行刮改痕迹，以致下半页最后“翘溯”“与甘泉司”被反面显形到页二〇上半页上。

另外，卷一页三八上半页有一处6字残缺，页四四上半页处有近三行、69字的残缺，被人刮去；卷二页三八下半页处则有部分文字进行了贴条刮改。

（二）《虚白斋尺牍》的辑录者姜煌和抄录者成达可

成达可在“序”中称，《虚白斋尺牍》为苏州织造“竹村李公”的信札辑录，系“竹村李公”“同祖兄弟”山东昌邑“陶村四先生”手辑。

苏州织造“竹村李公”指的自然就是苏州织造李煦。李煦，字旭东，一字竹村^①。李煦之父李士桢出自山东昌邑，原名姜士桢，其五弟名士模。士模有子四人，长子姜焯、次子姜焄、三子姜煊、四子姜煌^②。可知成序所谓的李煦昌邑“同祖兄弟”“陶村四先生”，指的即是姜士模的四子姜煌。

《昌邑姜氏族谱》（湾崖）载：“煌，士模四子，字旭陆。”《虚白斋尺牍》中提及的“旭陆四弟”“昌邑四弟”“山东四弟”指的都是他，“陶村”应是他的号。

姜煌之所以能够辑录李煦的尺牍，与他的经历有关。姜煌曾与二哥姜焄一起到苏州织造府，就家中地产纠纷向李煦求助^③。其后，姜煌至少三到苏州^④。

李煦对姜煌印象很好，他在给姜焄的信中写道：“四弟仍在嵯署，少年之人谨慎、安静，深为可嘉。”^⑤正是因为如此，自姜煌到过苏州以后，李煦便与他一直保持着联系^⑥。

《虚白斋尺牍》中李煦写给山东姜氏兄弟的信札，除主要写给在外为官的姜焄外，其他基本上都写给身在山东的姜煌。李煦写给姜焄的信函中也经常提到姜煌。李煦对这位山东四弟的看重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① 李果《前光禄大夫户部右侍郎管理苏州织造李公行状》：“公姓李氏，讳煦，字旭东，又字莱嵩，一字竹村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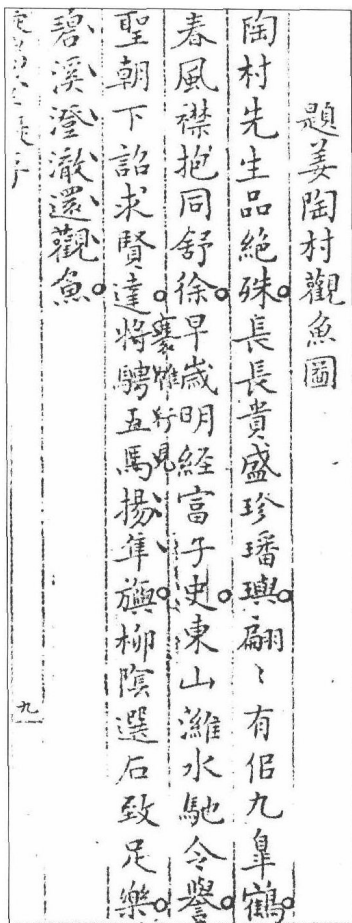
② 姜鸿文纂《昌邑姜氏族谱》（湾崖）载，李士桢为明末山东昌邑秀才姜演次子，兄弟五人，依次为士松、士桢、士模、士楷、士模。士桢“壬午，从龙”，其长兄士松“崇祯壬午，守东城殉难”。同治八年（1869）刻本。

③ 《虚白斋尺牍》卷一页二九《寄昌邑二弟、四弟》。

④ 《虚白斋尺牍》卷二页三下半页《寄徐州大弟》、卷二页五二下半页至页五三上半页《寄徐州大弟》中，李煦都曾提到“四弟来”。《虚白斋尺牍》卷二页六九下半页《寄旭陆四弟》中写到姜煌替李煦照顾母亲。

⑤ 《虚白斋尺牍》卷一页二三《寄曦陆大弟》。

⑥ 《虚白斋尺牍》卷一页三六下半页《寄感恩大弟》：“四弟于去冬还山左，音问长通。”又，《虚白斋尺牍》卷一页四二《寄感恩大弟》：“山东四弟处长有人往来，知皆安吉，可舒远怀。”



題姜陶村觀魚圖（成達可《彭麓詩鈔》）

抄写《虚白斋尺牍》并为之作序的成达可，字而行，绍兴人，其人“古貌虬髯，昂藏七尺，语壮而气静”^①，系李煦主要幕僚沈宜士的表兄。沈宜士称成达可与自己“步趋相似，取舍相似，率真任性，复无不相似”^②。成达可曾客居扬州盐院^③。因为与沈宜士的关系，成达可与李煦也有交往，与李煦幕僚李果、茅方永等人更是多有往来唱和。

成达可有《彭麓诗钞》传世，中有沈宜士序^④。

《彭麓诗钞》中涉及李煦者数首，如《李嵯使邀同西美堂赏荷》^⑤《嵯使李公邀同表弟携樽秦园即事四首之一》^⑥《钱园牡丹盛开竹村主人雨中游赏偶赋》^⑦等；涉及姜煌者仅有两首，一为《题姜陶村观鱼图》^⑧，一为《北发姜陶村贻我羊裘御寒感赋》^⑨。因此，成达可与姜煌很可能相识于李煦的苏州织造府。

成达可《虚白斋尺牍》“序”作于康熙五十六年（1717）正月初九日。由序文可知，成达可受姜煌委托，为其抄录《虚白斋尺牍》并作序。

（三）《虚白斋尺牍》的编辑原则

成达可序文称，李煦“知交最广，肝肠最热，平昔往来酬答甚富”，姜煌“每见书草，辄不忍释

① 成达可《彭麓诗钞》陈世铎“序”。

② 成达可《彭麓诗钞》沈宜士“序”。

③ 成达可《彭麓诗钞》“五言古”页八下半页有《客扬州使院贻李客山》，“七言古”页一〇下半页有《维扬嵯使庭事古柏和茅方永韵》。

④ 成达可《彭麓诗钞》沈宜士“序”称其名为《爱日篇》。

⑤ 成达可《彭麓诗钞》“七言古”（未编码）。

⑥ 成达可《彭麓诗钞》“五言律”页三七上半页。

⑦ 成达可《彭麓诗钞》“五言律”页四三下半页。

⑧ 成达可《彭麓诗钞》“七言古”页九上半页。

⑨ 成达可《彭麓诗钞》“五言绝句”页一一上半页。

手，欲选百十通久之”。

按照成达可的理解，一般辑录信札，“必择词之典雅藻丽、意之至正不浮者以备览观”；但是，陶村辑录李煦书札的原则却与此不尽相同，除了收录“词之典雅藻丽、意之至正不浮”的李煦信札外，还将李煦信札中“与山东亲串及雁行间有所关照者，无论事之鄙细、语之寻常与夫篇之长短，而悉登之^①。陶村何以坚持这样不同寻常的辑录原则呢？

成序指出，李煦之父李士桢出自山东莱州昌邑姜姓，后被俘入旗，更姓为李^②。所以，姜煌与李煦的关系，“以今视之，籍异满汉，姓分姜李”，但实际上，二人为同祖兄弟。为使后世子孙知道姜、李“原属宗枝”，本着“敦笃天亲”的至意，姜煌才按照“词之典雅藻丽、意之至正不浮”及“与山东亲串及雁行间有所关照”的原则，将李煦的部分信函辑录起来，形成了《虚白斋尺牍》两卷，并请成达可抄录^③。

陶村特殊的立意和选录原则，使得《虚白斋尺牍》选择李煦信札的内容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。除必要的公务书函外，《尺牍》中写给山东昌邑姜氏，李煦京城各兄弟、同僚、朋友的信函占据相当大的比例。《尺牍》中还有不少写给山东、莱州、平度、昌邑、广东、琼州、两江等地地方官员的信札，委托他们对辖下的姜氏兄弟进行关照提携。如《虚白斋尺牍》中的《致粤东范府君》《与雷琼道副使》《与琼州张太守》《致莱州陈太守讳谦》等等，都是如此。

二、《虚白斋尺牍》中信札涵盖时间

《虚白斋尺牍》收录的“书”基本按照写作时间先后排列，这为我们判断《尺牍》收录信函涵盖时间的跨度提供了便利与依据。

（一）《虚白斋尺牍》收录信札的时间上限

① 《虚白斋尺牍》成达可“序”。

② 据考，崇祯十五年壬午（1642）十二月，清军破昌邑，姜士桢被俘入旗，过继给正白旗包衣佐领李西泉。杜臻《广东巡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公士桢墓志铭》说：“公本姓姜，世居东莱之都昌。……壬午，从龙辽左，继正白旗佐领西泉李公，即以李为氏。”钱仪吉《碑传集》卷六六。徐恭时引乾隆七年（1742）周末邵纂修《昌邑县志》卷七《兵燹》指出，崇祯十五年壬午十二月，清兵围昌邑，城破，李士桢被俘。成达可“序”云：“（士桢）为诸生时，出辽海从龙，天子赐姓‘李’。”

③ 同①。

曹雪芹研究二〇一一年第二辑

卷一“书”第一件为《致安徽刘大中丞》，其中云：“一面借帑，而癸未额课未完至四十余万；一面代征，而甲申引盐如期过所者亦复寥寥。”“癸未”为康熙四十二年（1703），“甲申”为康熙四十三年（1704）。我们知道，康熙四十三年十月十三日至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十月十二日，曹寅首任两淮巡盐御史，而康熙四十四年十月十三日至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十月十二日，李煦接任两淮巡盐御史。信中既称“甲申引盐如期过所者亦复寥寥”，则此信写作时间应在康熙四十四年乙酉（1705）下半年。信函又云：“丽日芙蓉，高秋爽籁……弟谬以疏庸巡视淮鹺。”所谓“高秋”，意同深秋，泛指天高气爽的秋日。南朝沈约《休沐寄怀》诗云：“临池清潄暑，开幌望高秋。”因此，李煦此函应作于康熙四十四年八九月间。

又，卷一第六件“书”《致曹银台》，是李煦写给曹寅的，内容涉及旗丁张李友聚众烧毁漕船、漕院一事的。其中云：“若老妹丈驻节真州，既已目击其异变，而所犯之事又属盐法专司，理应一面移咨，即一面具题……弟非以接任伊迩，故为喋喋。”^①李煦自称“接任伊迩”，而曹寅又驻节真州，目击事件突发。可知，此函作于李煦尚未莅任、曹寅行将离职之际，其时间应在康熙四十四年九月底。

综上可知，《虚白斋尺牋》收录信函的起始时间应在康熙四十四年八九月间。

（二）《虚白斋尺牋》收录信札的时间下限

《虚白斋尺牋》卷二“书”倒数第三件为《致佟抚院》，系李煦写给江西巡抚佟国勳谈论栽植御稻之事。康熙五十五年（1716）十月初二日，李煦折奏自己种植与收获御稻的情况，并奏报江苏巡抚吴存礼并乡绅二十六家请种御稻情形。康熙皇帝在奏折上批道：“各府官民要者，尽力给去，无非广布有益。浙江、江西要的也给他。”^②清时，大臣令家人乘骡、驴递送奏折。李煦奏折自苏至京，再返回苏州，往返一趟用时约在40天上下。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初二日，李煦上此奏折，则李煦接到奏折上御批的时间应在十一月中旬。接到皇帝御批后，李煦不敢怠慢，写信给佟国勳，即此《致佟抚院》。其中写道：“弟具折奏报，奉御批：‘浙江、江西要的也给他们。’……既有江西之圣谕，而弟叨在知爱，敢不奉闻。若候专人来领，则又多费时日，故特交来稻种五石，一并送上。”则李煦

① 《虚白斋尺牋》卷一页五《致曹银台》。

② 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初二日《御稻种收情形并分给抚臣乡绅种子折》载：“抚臣种稻月日、收获数目，听其自行启奏。”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：《李煦奏折》，中华书局，1976年。